

671.3453

675

110

卷之十三

藝文志中

疏序傳

商城縣志

商城縣志卷之十三

知商城縣事榮河武開吉纂修

藝文志中 疏 序 傳

疏 凡四首

請愼恤名器疏

明少司馬周之綱 邑人

題爲世襲原關國典聖恩豈宜濫加懇祈皇上愼重綸音
無輕傳授以杜希幸事竊惟恩賞者朝廷之公典而爵秩
者尤國家之名器況於蔭襲且子子孫孫代受纓組之榮
坐享富貴之極非有軍功不得輕予祖制昭然無論文武

內外岡敢幾幸以姦大典亂名器然後世路肅清而法紀
森嚴誰復有遺議者昨臣等辦事該科接得兵部一本爲
欽奉聖諭事因跪捧勅諭讀之於奉聖夫人客氏司禮監
掌印秉筆太監王體乾宋晉魏進忠等太監梁棟王朝忠
等原廕男與原廕弟姪人綦衆矣或錦衣衛指揮僉事或
都指揮僉事或正千戶管事或實授百戶俱准世襲給與
應得誥命則官職亦綦崇且顯矣臣仰見聖恩之浩蕩固
不靳於掖庭左右之人又知諸監之遭逢冀綿延於簪纓
世代之遠可不謂特典殊遇哉但聖意之眷縉者不過皆

因其勤勞敬慎贊勳多年亘夫鞠躬盡瘁臣子常分諸監
夫獨非臣耶雖主上寵顧逾渥不憚金吾世爵以酬帷蓋
之勞然遠稽祖制非有功多血戰績高汗馬而驟加以累
累世胄不惟拂志亂常亦且駭觀驚聽雖偶然昵於中情
亦聖心之所默默不自安也在諸監仰荷天恩固自謂功
懋懋賞亦何辭於廕襲之常獨不思蟒袍玉帶貴享已極
而必欲其子弟金緋交錯奕世輝煌非惟知止知足義當
謙遜究且怙寵過驕宜思令終則亦諸臣之當長慮却顧
也若黃錦事例其弟姪黃鏐黃澄在世廟時以東廠捕緝

有功准廕錦衣衛指揮使後於穆廟時雖以特恩黃錦王
本並馮保等廕弟姪錦衣千戶果否襲職後卽斬然無餘
矣無論其違如神宗之踐祚僅十餘齡更不幼於皇上乎
當時構位局監護侍宮庭者不聞酬勞而有襲神宗之御
極四十八年不更多歷年所乎當時卽有便嬖當前亦不
聞旣廕而又襲若今日濫觴一開曷其有極且復使之管
事秉政儼然卽真非所以遵祖制傳後世矣且考大明會
典皇親及內官家人傳奉陞職者襲替俱減革又兵部題
准內外文武子弟人等或以技藝勤勞傳乞陞職實與邊

功無干者襲替之日查革皆奉神廟明旨依議奉行職在
邦禁條例可覆按也煌煌祖訓耀如日星與其裁易於後
孰若慎重於先之爲愈耶况皇上固動必法祖者卽刻卽
已行撤回成命固聖明仁孝之心見義之勇卽不然諸監
亦皆小心慎畏不肯自後於呂強張承業者肯力請於皇
上曰吾儕小人何敢以子弟之舐犢而濫朝廷之世自毅
然力辭以成皇上之令名一段盛事傳之中外不尤愈於
請爛羊頭玷忠謹家風哉臣等小臣也雖一念赤忠期期
不敢奉詔所賴以挽回天驪者惟是濟濟大臣昔宋真宗

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病時求爲節度使真宗促愛之王魏公旦且執不從曰復有求爲樞密使者何以應之故遂中止今大臣自能補牘格心力爲中寢又無待小臣之嘵嘵也臣不識忌諱何勝惶悚待命之至

請消隱禍疏

明戶科
給諫 周之綱

爲微臣今已陛辭權璫終難緘口懇祈聖明毅然一斷以消隱禍以快中外聽聞疏臣以資序承乏試差半月以來杜門戒 初見左都御史楊漣以鐵筆赤胆奏劾魏忠賢纍纍多欵尋而臺省交章白簡山積臣不勝籲天慶幸曰

忠賢手持太阿口啣天憲逼上慘下貪縱已極竊恐包藏禍心已明明有爲振爲瑾之漸今鬼神不逞實假手於憲臣以聲言其罪廼滿朝臣工如鷹鷂之逐鳥雀無不欲寢處其皮而爭啖之此正國家之福不欲貂璫權倖滋蔓於君側亦祖宗二百餘年養士之効有此大小臣工同心瀝血指擊奸邪不可謂非漢庭之汲黯也皇上聰明天縱豈不知公論之難遏而故爲切責以箝臣下之口亦豈不知忠賢之夷穢而故爲優容以釀肘腋之亂無亦搏虎者不欲其急揚湯者先止其沸而徐爲剪其惡乎不知天下事

端倪未指猶可收拾至於形見勢露瞋目視人真如虎已
張爪而又假之翼犬已露齧而又投之骨必且遮日冲天
橫口噬人嗟乎遲矣忠賢權倖人主富傾敵國其氣焰術
力噏吐可以成風雲呼吸可以變霜露一旦滔天之惡滿
盤托出豈遽甘心於衆矢之攢身而不求爲吞舟脫網計
者彼方眈眈懷叵測之心皇上且煦煦有難割之愛彼方
持寵有無將之志皇上且加膝如驕子之視彼方巧爲掩
飾欲抗外庭之議皇上隨亦逆耳有沽名竄擾之旨彼方
明假緝訪大張東廠之威皇上隨誇忠直有不避形跡之

稱倘天未厭禍從此更無忌憚如自古閹宦之決裂流毒者豈臣子所忍言哉況皇上以冲年踐祚子然一身負社稷生靈之托有如奸璫在旁而不知則祖宗在天之靈必赫然懸尚方之劍况東西川險干戈滿地四海多杌隉之象有如權璫煽禍而不已則蕭牆腹心之變必窺伺長逆叛之心臣固逆知忠賢之不能令終而不得不怖其卒也昨見批輔臣一疏聖意惓惓於忠賢之勤勞保護夫忠賢一刑餘竄子耳今蠶蠹蝨廕富貴已極有何勤勞未酬報而津津言之皇上爲天地鬼神所保重百官萬民所擁戴

忠賢何物而能以一腐穢之身護衛皇上是皆忠賢之乞
憐怙寵敢於自誣敢於附會其說故爲此動皇上之眷戀
耳廼反曰言者之牽誣而諸臣之附和也又臣之所未解
矣語曰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方今權閹得志皆由官府相
隔輔臣詞竭似難再請卽出而調劑此事填空頭勅想元
輔亦必自有說乎家臣公忠真摯一片赤腸以人事君便
當急出視事坐鎮紛囂佐風憲者無屢乞歸司封駁者無
防戇直惟壹意急公任事則大臣法小臣和內地不肅清
者未之有也臣義不容默惟皇上亟除忠賢以清君測之

惡卽日遠闕廷可無杞人之憂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十三日

謹論僉同速賜究處疏

明侍御 周汝弼 邑人

臣比以偶疾杜門於邸報抄傳見臣堂官楊漣以夾日之赤衷倡誅逆之大義疏劾東徹太監魏忠賢罔上行私大罪二十四款與臣向所聞道路之言若合符節臣未能有聞卽發而堂官先發之臣不覺爽然失復暢然遂矣意此疏一經睿覽皇上必赫然震怒清湯竈之蔽鋤肘腋之奸立付忠賢於司寇肆諸市朝以快人鬼之積怒無何而忠

賢之舞疏先得溫旨矣再一日劾疏始下不惟以沽直坐言者且爲忠賢洗雪兇垢不一而足臣反覆思之此旨出皇上聖意耶閣臣票擬耶抑忠賢自爲計耶倘謂出之聖意皇上聰明天縱何難洞燭奸回試就其疏覈其迹而諸不法之狀犯無將之戒者一真百真按律自可擬罪何以優容曲庇之如是也若謂出之閣票忠賢虐焰久煽通國無不欲食肉寢皮者閣臣外與士大夫相接內與中貴人遞近朝焉夕焉寧不一稔忠賢底裏乎果其稔焉斷未有擬旨爲忠賢地者夫旨旣非聖意又非閣擬則是忠賢當

先爲朦朧票取借王言爲籠世脫網之計較昔之爲汪直
爲劉瑾剩有餘辜而其視馮保張鯨田義輩直蠅蠊耳釀
蠹伏禍尙忍言哉傳聞劾疏初上時忠賢實凜凜有懼心
焉而且泣且訴若無所容於堯舜之世天地之間者一徼
天度包荒黨護得計謂國人無如我何而城社可永憑驕
橫乃滋甚矣迨今忠臣義士公憤所激合疏單疏無慮數
十上而皇上果漠然視之今日下一旨不曰沾直則曰瀆
擾矣明日下一旨且爲沾不究且爲奪之俸矣如是則舉
朝之輿論祇以傳皇上之厭謹外庭之氣日短而中璫之

焰轉熾又何怪乎元輔不得行其道而堅請歸田乎馴至
諸臣不得行其言而爭思掛冠乎一老不愁人之云亡誰
與皇上代此天下者子輿氏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夫是
謂之真孤立豈以去一忠賢而遂成皇上之孤立耶且皇
上抑謂忠賢從此不去尙足爲用而不足爲憂也乎不知
惡狀未露之先忠賢猶爲小忠小信上以結主欲下以愚
衆聽雖醞伏雌之謀未據騎虎之勢尙可潛消默奪別法
芟刪及漣疏一發章滿公車妖形兇態照膽然犀業已天
下共棄之而萬世永傳之矣此而不急加掃滅彼且以僞

小心肆無忌憚魑魅招搖於白日之下鴟梟翱翔於紫禁之中臣竊謂國家之憂宗社之禍不在遼左水西而在腹心左右之近矣抑臣更有說焉古之諫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執政則宰臣閉閣今彈一罪闕而下爭之愈急上持之愈緩陰陽畸勝邪正倒置其於納忠遠佞之義何居且明旨又云法祖矣乃左右不許預政有罪勿赦正我朝之家法也況忠賢之罪孽滔天惡聲動地真有十倍於瑾直者二祖列宗之霸必且陰爲殛之而皇上尙可一日或寬也哉臣職司言責義在觸邪故敢不避兇鋒而直

吐其血誠如此伏祈皇上帝奮乾綱明明白白結此一案
先逮忠賢禁住私宅取諸臣前後疏款并忠賢內外交通
之人傳繼放等嚴勅法司會同多官逐一勘審回奏正之
典刑勵風雷而新日月一斷便了夫何難哉將見孽種既
除大患立解宮府肅清天人協應安內攘外端在此一舉
矣臣無任激切悚息籲天待命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

請清宮禁疏

明工科
給諫

熊奮渭
邑人

頃者東徹太監魏忠賢之被忝也列款多端其有隱奸秘
慝貽九廟神靈之恫爲皇上所未及知而憲臣楊漣首摘